



康巴周末

特别策划

2018年6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唐阔 组版:边强

★ 为了烈士安息

从我们所在的缓坡放眼望去,村里人的房子错落地点缀在一片翠色的田地中。房子周围绿树如茵,地里的庄稼生机勃勃,其间劳作的人们清晰可见,不时有鸡鸣狗吠传入耳中,真是一个宛若桃源的小村庄。

看我们对村里的景色啧啧赞叹,王瑞森说:“这都是用烈士们的鲜血换来的,以前,在这一片地方,牺牲了很多同志。”

这话让我们想起了刚进村是遇到的那个村民大哥说的话,他说,王瑞森从解放前就一直在找寻当年在革命中牺牲的烈士遗骨。

这是怎么回事呢?王瑞森告诉我们说,当年他离开沙冲沟回到家乡后就听说了一件事,说红军走后不久,流落下来的红军就被抓起来给杀害了。

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就在如今我们所在的这个缓坡上,年轻的王瑞森在夜色中静静地坐了很久。

月色皎洁,夜风如水。王瑞森在心里暗暗许下一个愿望。从此,这个心愿便伴随了他七十多年,而他的身影也在山间和树林里奔走了七十多年。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王瑞森说,“我想到这些牺牲的红军战士是我的战友,为了帮助穷人打天下来到我们这里,他们牺牲了,他们远方的亲人都不知道,都不能给他们收一下尸骨,我就想看能不能找到这些烈士们的尸骨,好好地埋起来,让他们能安息。”

在当时的情况下,王瑞森不敢大张旗鼓地打探那些红军被杀害的具体地点。于是,他只能悄悄地询问一些村民。

后来,王瑞森成家了,有了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但是,他寻找烈士遗骨的事情一直没有停过。而此时,他通过多方打探,终于明确当年有二十八名红军在赵磨子和敲邦石一带被杀害,于是王瑞森的身影便时常在这些地方出现。

“解放前,父亲的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稍不注意便会引来杀身之祸。家里人都很担心,都劝他不要再找了,但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王瑞森说,当年,每一次王瑞森去赵磨子和敲邦石一带时,家里人都替他捏着一把汗。

此时的王瑞森也深知,自己已经有了家室,不再是一个人了,自己应该照顾好自己和家人,不让家人担心。然而,一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连一座坟墓都没有,他就觉得自己对他们负有责任。

时间长了,人们发现总有一个人在赵磨子和敲邦石一带徘徊,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没人知道这人到底在找什么。于是,好奇的人们开始猜测,有人说可能是挖药材,有人说也许是以前藏了什么宝贝现在想挖出来却找不到地方了,还有的人甚至就只说了两个字——“疯子”。

对人们的议论,王瑞森置若罔闻,继续做着自己确定要做的事情。

我们已无从知道,在多年的时间里,个头不高身体瘦削的王瑞森爬过多少坡,穿过多少林子,失望了多少次,又多少次因心中的那个愿望而选择继续坚持。

“烈士们是为了老百姓牺牲的,一想到他们的尸骨还流落在荒山野岭,我心里就难受。他们牺牲了,但是我活着,我就得为他们做点事情。”王瑞森说,当时自己就是这样的。

在寻找烈士尸骨的同时,王瑞森还在寻找着他牺牲了的战友王长命的侄女。

王长命跟王瑞森是一同参加的红军,也是父母双亡,家中亲人只剩了一个侄女。

由于同时参军,又是同乡,个人情况又相似,很快的,王长命跟王瑞森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王瑞森说,王长命年长于他,一直像大哥一样照顾着他,让他再次有了被亲人爱护的感觉。然而,在名山百丈关战役中,这个大哥永远地离开了他。

那是一场英勇而惨烈的战斗,敌人派出了10多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反扑。时值冬季,红军战士们顶着严寒忍着饥饿同敌人展开浴血奋战,战斗了整整十八个昼夜。最后,八万人的队伍只剩下了四万多人,王瑞森是这四万多人里的其中一个。还有三万多红军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牺牲,王长命就是这三万多人里的其中一个。

这是让王瑞森永生难忘的十八个昼夜,在这十八个昼夜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地倒下,看着亲如兄弟的王大哥在他身边倒下。“王大哥牺牲了,但是我还在,他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王瑞森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回到家乡以后,王瑞森终于辗转打听到了王长命的侄女的消息,并从此把她当做自己的亲人一般照顾着,就像当年王长命照顾他一样。听着王瑞森的讲述,我们都沉默了。

甘孜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造了红色文化的十四个第一

红色记忆之红军在甘孜

全国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新型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到达康北后,贯彻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为建设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川

康革命根据地,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民族、宗教政策措施,与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措施有了很大区别,因而川康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新型革命根据地。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与红

军总司令朱德建立的深厚情谊,更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

党岭雪山——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最高雪山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西进,从丹巴翻越党岭雪山进入道孚玉科草原和八美。党岭雪山海拔5470米,在一、二、四方面军所翻越的雪山中,是最高的一座雪山,是难度和艰苦程度最大的一座雪山。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百岁老红军 感恩的心

◎ 洛迦·白玛

★ 农历二月初八

农历二月初八,是王瑞森的生日。2004年的农历二月初八,对王瑞森来说,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一天,是他第一次到沙冲沟给恩人赵炳兴上坟的日子。

当年,王瑞森到了沙冲沟以后,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他躲进了原始森林,渴了就喝点山间的溪水,饿了就找些野菜野果充饥。

夜里,王瑞森时常听见有野兽的吼叫,这让他不敢往森林深处去,只在离村子比较近的树林里活动。不能往树林深处去,也不能太过接近村子。在这样有限的活动范围内,王瑞森饥一顿饱一顿地过着。终于有一天,他因饥饿而晕了过去。

醒来时,王瑞森发现自己躺在一间低矮简陋的房子里,一个面容和善的老人正看着他。在意识恢复清醒的第一时间里,王瑞森想到了自己的包袱,他慌忙地爬起来寻找,转头却发现包袱就放在自己的枕头旁边,那个结和自己打的一模一样,并没有被人打开过的痕迹。

见到王瑞森醒来,老人赶忙从锅里舀了一碗清粥端到他面前。“这是煮好温着的,不凉不烫,吃吧!”老人和蔼地说道。

听到老人声音里的关切,王瑞森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小时候,父亲对他说话也是这样的。

看着粥里不多的一点米,王瑞森知道,这也许也是老人从所剩无几的粮食中拿出的一点。

眼中有水雾升腾,王瑞森颤抖着接过碗,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

“饿坏了吧,孩子,别急,锅里还有很多。”老人关切的声音又一次传来。

王瑞森强忍着眼泪,不让他掉下来。“后来,我得知老人名叫赵炳兴,五十多岁,家里只有他一个,是一个孤儿。”王瑞森说,当时,赵炳兴是在上山砍柴的时候发现了晕倒的他,于是就把他背回了家并收留了他。

似乎心照不宣的,赵炳兴从没有问过王瑞森为何会在树林里,又为何会饿晕。而王瑞森为了不连累老人,也始终没有对他说明过什么。

砍柴、挑水、放牛、种地……就这样,在那间低矮简陋的房子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和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开始像父子一样相依为命地生活。

在赵炳兴家里藏了将近两年后,似乎风声已过,王瑞森决定告别老人回家乡去。

那一天,王瑞森给水缸里挑满了水,喂饱了牛棚里的牛,砍了足够多的柴……

就像没有问过王瑞森为何到了这里,赵炳兴也没有问他为何要离开,又去向何处。挥泪告别,背着自己视若珍宝的包袱,王瑞森再次踏上回乡之路。

回到家乡后,王瑞森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替人帮工,开垦荒地……慢慢的,他有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和妻子。但是,那个面容和善的老人,那座低矮简陋的房子,那个叫做沙冲沟的地方一直都是他割舍不下的牵挂,他时常在梦里回到那里,回到那些和赵炳兴老人相依为命的岁月里。

王显明说,自他记事起,便常常听父亲念叨着要去沙冲沟找赵炳兴。“但是那个时候,由于他有十几亩土地,被划成了地主,哪里都不敢去,再后来,成分取消了,他又准备去,我们考虑到赵炳兴老人当年就有五十多岁,到现在肯定不在人世了,所以都劝他,说去了也找不到了。”

当时在大家的劝说下,王瑞森似乎也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但其实在他心里一直就没有放下过这个事情。

或许,年龄越大,人就会越怀旧。王瑞森一天变老,想回到沙冲沟的愿望也一天比一天强烈起来。

“见不到人,给他上个坟也是好的啊!”王瑞森时常这样感叹。

为了不让父亲有遗憾,王瑞森的子女们决定陪父亲走一趟沙冲沟。

确定了沙冲沟的具体位置,安排好了路线之后,大家便开始商量什么时间去合适。

就在大家讨论许久而未果的时候,王瑞森开口了,他说:“就在2月27号这天去吧。”

子女们不知道王瑞森选取这个日子有什么深意,但既然是父亲定下的,便也纷纷表示了同意。

后来的一天,王瑞森的小女儿王金秀无意中翻阅日历时发现,2004年的2月27日是农历的二月初八,这一天正好是王瑞森的生日。

“为什么要生在生日这天去沙冲沟呢?”子女们对于王瑞森选择的这个日子都有些疑惑不解。

王瑞森说:“赵炳兴老人就像我的再生父母一样,当年如果没有他收留我,我可能根本活不到今天,所以我要在生日这天去给他上坟,感谢他的再生之恩。”

2月27日,这一天终于到了。王瑞森带着妻子和儿孙们回到阔别很久魂牵梦绕的沙冲沟。

几十年的时间,足以让很多东西物是人非。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但印象中那座简陋低矮的小屋早已消失不见。王瑞森和他的家人四处打听关于赵炳兴的消息,然而无人知晓,甚至也没人知道当年那个小屋里的孤寡老人埋在了哪里。

就在大家都失望到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个姓赵的村民告诉王瑞森他们说,听自家的长辈说过,他们家有个远房亲戚就叫赵炳兴,是一个孤寡老人,情况和

(上接第五版)

胸怀感恩之心,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这世上能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呢?

“战友们,喝口酒吧!”

王瑞森说着,拿起脚边放着的半瓶酒,打开喝了一小口,然后往脚下的土地缓缓地倾倒下去,一阵浓郁的酒香散发开来。

百年变迁,从旧社会到新时代,从瘦弱的孩子到耄耋老人,从一个孤儿到儿孙满堂,王瑞森见证了峥嵘岁月里那段辉煌的历史,这让他对红军对党对社会充满了感恩之心。

“不忘党恩,回报社会”,这是王瑞森老人最常说起的话。他对自己的儿孙们说过,跟村里的大人和孩子们说过,也跟去过探访过他的我们说过。

我想,这句话一定像一个烙印深深地烙在他的心底,让他时时审视着自己,用他的精神影响着周围的人,让他始终没有停下感恩的脚步。

2018年4月27日,王瑞森遗体告别仪式在捧塔乡举行,吊唁的人群中有市领导、当地村民和那些被老人的精神所感染对他充满了敬意的人们。

愿老人安息!
愿感恩之心长存!



老红军王瑞森。